

## 卷之五

### 赋役志<sup>凡四</sup>

赋以田科,役由丁制,大小司徒之属,详哉其言之矣。宁河地瘠民稀,其赋役所出,较之通都大邑,固自悬殊。要之按田起赋,计丁定役,无二道也。我国家轻徭薄敛,率土蒙休,德莫厚焉,宁民被之久矣。一邑虽小,其良法美意,记载亦何容略战?若夫地丁而外,其足以资度支而佐赋役者,唯盐课为最,例得并书,重国计也。合邑岁入之数,胥于是乎,在提其纲而详列之,览者俱有条而不紊矣。志赋役。

#### 户 口

(附后)

附:户长

(专司催钱粮者,其名数多寡,按年更易,俱听民自便。昔无,今始设立)

按:催科急务矣,而抚字为尤急。不革除蠹役,而欲无累于民,难矣。宁邑向例,每岁开征,即批差四出,三限后,又复签差押催,以至追呼之声,遍于闾巷,嗟彼小民,何以堪此!予履任之始,廉知此弊,即欲革之,因与士庶议立户长之法,众未尝不极口称善。乃久之,未有应者,询其故,则恐公事,适为己累也。特出示剴切晓谕,免其杂差,诸无所扰,始踊跃报充焉。嗣是催科抚字,庶两全而无弊乎。语曰:法立则弊生。予非敢谓户长之无弊也,以视悍吏之叫嚣隳突,不犹胜耶?故予终不以彼而易此也。

告示附录:

为谕设里长,以除民累事。窃照钱粮为国课所关,而征收之法,必求官民两便,则催科抚字,庶并行而不悖。查各处承催钱粮,有户长、里长、里排、殷丁、批头等项,名色虽各不同,然皆听民举报,官为点充。每遇开征之期,先行出示晓谕,户长等即赴县请示,承催、立限、赴比。过三限之外一如有抗玩花户,户长等指名禀究,始出差拘比。从未有开征之日,即批差四出如宁河者。本

县下车之初,不胜骇异,因见历久相沿,革弊以渐,是以因循至今。兹遍察輿情,洞悉奸弊,知其害有不可胜言者,是以痛切为尔等晰言之。查催粮批差,必令头役,出结具保,各头役视为奇货,先勒取保银,次议定合班公费,方出保状。牌票到手,狼咆虎噬,醲酒大肉,传食村庄,稍不如意,即指为玩户,锁拿墩押,鸡犬为之不宁。甚至揽银代封,侵挪入己,柜书头役,串通一气,设法为其弥缝,致有累花户重纳者,及限期迫近,又稟请添差押催,差上加差,徒朘愚民之肉骨,以供衙蠹之贪欺,其害将何所底?本县厘奸剔弊,深为尔等设善后之规,莫若每庄举报户长,大庄或报一、二名,小庄或三、四庄共报一名,择其身家殷实,公平正直之人,连名举报,候本县当堂点充。俾专司催钱粮一事,优以礼貌,别项差徭夫役,一家俱免其派累。每人抄给一实征额册,至开征之日,諭令挨户传催,使各花户按限自封投柜。一应银钱,不得经手。三卯之后,不能依限催收,即行开比,如有抗玩不遵之户,该户长指名稟究,始出签拘拿。倘能依限输将,终岁不受衙役之累。此最法良意美,尔士民谅所乐从,即该户长亦并无难办之事也。倘或举报非人,一任绅棍朋充,又或听从包封,银钱过付,不取收单,致令无着分赔,是又尔等自贻伊戚也。今岁蒙圣恩豁免钱粮,正可预立章程,永为遵守,勿得甘心受累,稍事因循,致予未便。特示。

论曰:国以民为本,户口盛衰,气运之隆替系焉。古者孟冬,祀司民小,司寇献民数于王,王拜受之,登于天府,重其本也。轸而恤之,诘容缓哉?宁河旧属宝坻,当明季时,转徙流亡,户口之耗极点。我朝承大敝之后,怀保惠鲜,与民更始。康熙五十五年奉诏,滋生人丁,永不加赋,民歌颂之。雍正元年,复准畿辅得照江浙之例,均丁于田,由是户役之征,下丁弗扰,不啻人间闾室家而谋之者。其轸恤周详,有加无已。如此为民牧者,念国本之重,留意抚绥,俾生齿益滋,轸恤益切,始足仰体圣天子惠之至意尔。

## 田 赋

(田亩,赋税附后)

论曰:计田出赋,食人之义也。周官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,制天下之地征,由来古矣。宁河之地,有民灶及官边、屯垦、河淤之别,而各则轻重视地为差,其即辨等之义乎。但地碱而洼,偶遇旱干,碱气上蒸,物产即难滋殖;倘雨水稍多,众流奔注,又复动辄成灾,闾闾之受困久矣。我国家念切痼瘵,水旱为殃,屡蒙蠲免,斯民日有起色。留心民瘼者,唯寓抚字于催科,俾赋不亏,而民弗扰,斯为善欤?

存留

(官俸役食附后)

论曰:太宰以三十年之通制,国用量入以为出。论语言道,国亦以节用为要。古圣人于财赋出入之际,恒兢兢慎之,诚以其所关者大也。宁邑虽小,地丁所入,岁不下九千余两,除起运细数不详列外,其存留项内,经节年裁增,共扣支银若干,纤悉备书,以便省览,昭其慎也。而我国家取之

有道,用之有制,亦即于是而见矣。

## 场 灶

(灶户、灶地附后)

论曰:记有之:货恶其弃于地也,力恶其不出于己也,天地有自然之美利,而不一为酌剂焉,则偏壅而利亡。芦台之盐,始于后唐而盛于辽金,民之食其利者久矣。自神母效灵,易煎为晒,而利益倍。夫诚出在己之力,以收弃地之货,酌盈而剂虚焉,安在灶与商之不两利也哉?司其责者,宜熟筹之矣。

## 课 引

芦台场在县治南,设大使以理之。境内产盐之地,除新河、塘儿沽归天津丰财场外,诸如汉沽庄东南之崔家河、刘家河,李家新庄正东之李家河,寨上庄正东之杨家河、张家河,营城庄东南之邵家河等处,悉隶属焉。昔人所称芦台玉砂者是也。场旧属宝坻,雍正九年,设县分入宁河,今户藉隶宝邑者,仍四之一。距沧州运司分司四百一十里,南界大海,北连宝坻县,境东至斗沽接越支场界,西跨夹河之侧,广一百二十里。其行盐地方,则统遵、蓟、玉、宝、香、三、丰并宁河,凡八州县。

附:商引

遵化州净行销五千五百七十三引。

蓟州净行销五千二百三十三引。

玉田县净行销五千四百八十一引。

丰润县净行销七千六百九引,嘉庆年间改归越支场筑运。

宝坻县净行销五千六百三十一引。

宁河县净行销一千七百二十二引。

原宁河引额在宝坻县内,雍正十三年闰四月,奉文分归宁河。

按:芦台之盐,由晒而成。当春融之日,予掘土沟以待海潮漫入,复于沟旁竖筑晒池。俟潮退后,两人绳系柳兜,挽沟中咸水倾入池晒之。既成矣,用木耙扒起,堆贮池旁隙地,如高壟然,泥封覆其上,以待商至而批发之。丰收之年,约三十余万包,平收之年,不过十数万而已。本场之盐,商运不一,每岁遵、蓟等八州县,凭引告运,由官坨筑包。抵芦台,经掣拏分府掣放,此盐之有定额者也。其余听津商由运宪衙门,请领支单,随时赴场批买,从海转运津坨,此盐之无定数者也。芦台一场盐引分销之大目如此。至进贡砖盐,则锅户专司其事。每子季夏,奉文饬造,场官谕令各锅户,拣选白盐,淘洗研末,敬谨制就,例于秋间解送光禄寺交纳。从前取用四千斤或六千斤,自雍

正十一年停止,至乾隆十六年,复奉取用,每年只两千斤,此则锅户领价承办,又不在盐引之例者也。夫盐为天地自然之利,业其事者,致富宜较易矣。乃近年来,锅户穷苦倍常,幸赖发帑借支,以济其乏,而积困稍纾焉。即居境内,皆吾民也,加意抚绥,其容缓欤?

#### 附:老少盐斤

原额四十六名,乾隆元年前总督李,题准老少残疾贫民,给牌赴场,每名日许买盐四十斤,负贩易米度日。乾隆九年,商人王至德因官引壅滞,呈请照闽省折钱之例,情愿每丁给制钱二十四文,蒙盐院伊奏准飭遵在案,现在只二十一名。

#### 附考:

后唐庄宗同光三年,命赵德钧镇芦台军,因芦台鹵地置盐场。又舟行运盐东去京国一百八十里,相其地高阜平阔,因置榷盐院,谓之新仓,以贮其盐,流衍于民间,因其盐曰:“榷盐”。复开渠运漕盐,货贸于瀛莫间,上下资其利,遂致饶衍,赡于一方。

后晋高祖,以辽主有援立恩,举燕云十六州归之,辽遂改为燕京。因置新仓镇,广榷盐以补用度。金灭辽,以地属京圻,生齿既繁,炊锅益众。尝设提举司于宝坻,秩视五品,以重其选。

元至元二年诏,以大中大夫礼部侍郎倪德政为中都路转运使,提领税司事答木丁同知使事,宝坻盐使崔严臣副之。德政敦厚廉平,凡场户入盐即给,仍纯支宝钞,不折诸物。其尤贫窶者,予贷工资以周之。

明洪武初,派场规则为三。上则十场,南:海丰、深州海盈、海润;北:严镇、丰财、芦台、越支、富国、惠民、归化是也。中则七场,南:利民、利国、富民、阜民;北:兴国、厚财、石碑是也。下则三场,南:阜财、海盈;北:济民是也。

宝坻境内有芦台(旧有)、三岔、丰财(元时增)三场,各置大使,以理其事,隶于沧州运司,编灶户一百三十六,岁煎白盐一千八百斤贡上,黑盐一百四十万斤给商(见宝坻洪志上下各条,于《畿辅通志》中节录)。

正统三年诏,灶户逃移者,盐课勘实停征。

正德二年,御史张智题准,盐法在清本源。私盐之弊,私煎为之。始今后灶丁聚团,煎者不得离场私煮。仍将该地方,立保五连坐之法,责令彼此觉察,通同者,事发俱问罪。

嘉靖八年,御史傅炯奏,查得津内,每盐一引,带耗二百五十斤。近来宽恤商人,每引连包索以二百五十斤为正数,此外余盐,逐斤纳价,仍问以夹带罪名,其法未为不密。但商人贪利,筑盐一包或至五百斤者,竟有至六七百斤者。奸灶惟知多卖,商人惟知夹带,遂使积年引目,经久不完。自后支盐出场,如有过四百斤者,除问罪外,将夹带余盐,尽数入官。

嘉靖二十九年,御史赵镗疏,长芦、山东二运司各场灶户,一切差役,费用已繁。灶丁虽属于运司名籍,实在于州县。有司恒重民而贱灶,略无存恤,以致妄加科派,潜逃遗办。应请申谕有司,事在州县,即与从公分理。事在运司,即与解人勘报。如遇编审之年,查实优免,亦不许灶丁两相影射,躲避身役。

隆庆四年,御史苏士润上言,长芦岁贡白盐,其煎办劳费,视黑盐不啻数倍。乃岁征钞贯,不知于义何居。乞自五年为始,将该司课折三百余两,悉与豁免。报可。

万历二十一年,御史姚思仁因解额亏欠,奏准增割没盐斤。又请于直沽河口,设置船索栏江,委官验放。诏从之。

论曰:盐之利溥矣。昔刘晏税于东南,而赋甲天下。李沆运于湖浙,而粟入京师。且如范员外兴钞法以实边塞,杜节使设挽法以足军需,盖皆救一时之急,而擅盐之利者也。我国家内府充盈,固无取一时权宜之术,而美利所在,则乘天因地以立万世之规焉。第邑之有盐利也,而害即乘之。宁邑襟河面海,产盐最盛,兴贩亦多。近奉上宪飭立官巡,而有司复批差督缉,大伙私泉,固已畏威敛迹矣。独是地近盐坨,取携甚便,愚民希图微利,而犯之者亦甚易焉。斯则一方之忧,有司所宜思恩威并济者也。民安商裕,此中正大费调剂,毋徒睹其利而忘其害可矣。用稽宁邑物产之饶,而备录之,以明国课所自至。其法制利病,畿辅志言之特详,兹不具列。